

心灵

李文语 刘崇仁

目 录

一	我给爸爸唱支歌.....	4
二	再见了，江城.....	13
三	来到了扯云山.....	21
四	妈妈走了.....	27
五	小朋友.....	31
六	妈妈啊.....	37
七	象那高高的扯云山.....	41
八	妈妈是一朵红色的花.....	46
九	啊，春天.....	51

小朋友们都爱过节吧？过春节的时候，提着大花灯笼，噼噼啪啪地放鞭炮，热闹哩。过国庆节的时候，穿上新衣裳，晚上坐在门口瞅着天空，焰火象一朵朵美丽的花，在天上越开越大，有意思哩。过……嗨，小朋友们自己还有个节日呢。啥节日？“六·一”儿童节呗！

“六·一”儿童节象一个欢乐的孩子，蹦蹦跳跳着跑来了。她跑进了花园里，跑到了小河边，跑进了树林里……花儿轻声喊，小河低声唱，树林鼓掌乐，都在喊：“来到了，来到了，小朋友们的节日来到了！”

节日里真热闹啊！歌声呀，笑声呀，装满了公园。在游戏转盘里，小朋友们有的坐在飞机上，有的坐在飞船上，有的坐在卫星上，好象已经长上了金翅膀，飞上了月宫，划进了天河……嗨，神气哩！那一



串串笑声，可脆啦。在游戏转盘的旁边，坐着班主任老师和一位大姐姐。小朋友们玩了一会儿，一阵哨子声把大家集合起来，围坐在草坪上。队会开始了，老师站起来说：

“同学们，今天的队会，请辅导员程小蕾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”

“好，太好啦！”一双双小手直鼓掌。

程小蕾姐姐瞅着孩子们，深沉地说：“同学们！你们今天的童年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。可是‘四人帮’横行那阵儿，儿童没有幸福和欢乐。今几个，我给你们讲一讲我的童年吧……”

— 我给爸爸唱支歌

一九六九年，我十一岁。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小伙伴，都知道我那时有一个习惯。啥习惯？你要是在我们家跟前住呀，等到东天边透亮那阵儿，就往我们家住的那栋楼瞅吧，我准保推开窗户，把头伸出窗外，久久地望着……

今几个早起，我洗完脸，又要往外望了。

“咚！”我弟弟小冬，一个高从床上跳了下来。你们不认识小冬吧？他呀，都五岁了，可是不管穿衣裳还是洗脸，都得我帮忙。瞅瞅，他刚从被窝里钻出来，身上光溜溜的就下了床。

我赶忙问：“小冬，你要干啥呀？”

“姐姐，我也要望，我也要望。”

“望啥？”我故意问。

“望爸爸回没回来呗。”

我爸爸是市农业局局长，一连好几天没回家了。

干啥去了？听我妈妈说在局里有事儿，可是，啥事儿这些天不回家呢？我早就向妈妈提出“建议”了，让她领我和弟弟去看看爸爸，可是妈妈总是绕着弯儿提出一大堆理由，就是不答应。唉，我的作业本，爸爸有好几天没看了。等爸爸回来，一翻开我的作业本儿，瞅着红红的对号，准保乐呢。弟弟这几天也急呀，他的“半自动步枪”刚做了一半，因为不知道刺刀该安在枪筒上边还是下边，被迫“停产”了。有时候他闹着要我帮他“设计”一下，我才不哩，我不喜欢啥枪呀炮呀的。我将来要当个科学家，好好研究点科学，那有多好啊！

我把弟弟抱上窗台，一块往楼下大门口望着。咳，爸爸连个影儿也没有。

我把弟弟抱回了床边。给他穿上衣裳后，我来到外屋。妈妈正在忙活着做饭，她蹲在那场，望着炉子里的火发愣。

“妈妈，你咋不添水呀？锅都快烧红了。”我喊了起来。唉，妈妈怎么了啊？

吃完了饭，妈妈上班去了。她是市农业局办公室主任。我不是夸我妈妈，她和爸爸一样，大伙儿都说他们是好干部哩。

我领着弟弟上学了（他到幼儿园，就在我们学校前边）。上课时，我脑瓜瓜里挺乱糟，老师让默写生字时，我把“深”字写错了，三滴水写成了两滴水，同学们都笑话我。咳，也是，我学习顶呱呱叫了（不是我自个儿夸自个儿，同学们都这么说），怎么还能把这个字写错了呢？

放学时，我和几个同学一块儿，把学校房前屋后打扫得溜干净。大伙都知道，那阵儿学校不成个模样了。

太阳跑到西山后面藏起来了，我才去领弟弟。走在道上，弟弟吵儿巴火的：

“姐姐，你说爸爸这阵儿在不在家？”

“在家呗。”我干巴脆地回答，可心里也没个准儿呀，谁敢保？

“姐姐，那今晚让爸爸帮我把‘半自动步枪’做好，明几个好和幼儿园小朋友玩解放军抓坏蛋呀！”

上了楼，一推开家门，屋里全是烟，我呛得都不敢喘气了。弟弟两手捂着眼，喊了起来：

“妈妈！”

门开了，屋里的烟一点点散了。我看见妈妈身边的椅子上坐着爸爸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我喊着，赶紧跑过去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！”弟弟也跑了过去。

爸爸把弟弟抱起来，放在腿上，又把我拉到身边。他两手摸着我的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心里寻思，怪呀，家里今儿个怎么啦？平常日子啊，晚上我们全家都回来了，爸爸坐在椅子上看书，妈妈在外屋做饭，我复习功课。弟弟嘛，嗨，里屋外屋乱串，一丁点儿也不老实。有的时候，我唱几首歌，爸爸他们可爱听了，今天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爸爸说：“小蕾，你过来。”

爸爸拉着我的手，来到门坎边儿。噢，我明白了：我们家有一个习惯，每年元旦那天，爸爸都要把我和弟弟领到门框边儿，让我们站在门坎上，依着门框量一量这一年长了多高，然后在门框上划一道印儿。那一道道印儿象楼梯似的，一节比一节高。左边门框是量我的，右边门框是量弟弟的。可是今儿个为啥呀？眼下才刚进十月，爸爸为啥量我们个儿呢？

弟弟见爸爸先给我量个儿，跑了过来：

“爸爸，先量我，我再过一两年就快好撵上姐姐了。”

一量，我比去年长高了半个头。要是往常日子，

我准保乐得直蹦高，可是今天，我心里象有块东西压着。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，看见妈妈在擦眼泪。

我心里害怕起来，今天家里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了吗？我扑到妈妈的怀里，仰着脸问妈妈：

“妈妈，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呀？妈妈，你快说呀！”

妈妈见我急得要哭，摸着我的头说：

“小蕾，听妈妈的话，快和弟弟吃饭吧。”妈妈说着，一大滴泪水落在我的脸上。

吃过晚饭，我把弟弟哄上了床。弟弟真懂事儿，乖乖地脱了衣裳，脸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

我躺在弟弟的身边，眼睛虽然闭着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爸爸今儿个为什么给我和弟弟量个儿呢？还有，妈妈为什么哭了呢？……

屋里静静的，我隐隐约约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话，声音很小很小。我真想从爸爸妈妈的谈话中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可是怎么也听不见。

爸爸和妈妈就这样谈了好长好长时间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墙角旮旯的蚰蚰叽叽叽叽地，叫一阵停一阵。我真有些熬不过劲儿了，两个眼皮直打架。刚想睡，听见爸爸叫妈妈的名字，声音比刚才大多了，大概爸

爸以为我们睡着了。

爸爸说：“铁英（我妈妈的名字叫杨铁英）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，这是咱做父母的责任哪！孩子是我们的，也是国家的……”

妈妈没有说话。爸爸又说：

“这回他们借清队的茬口，要隔离审查我，想在我身上下毒手，把我打倒。”

我寻思着，爸爸说的“他们”是谁呢？一定是些顶坏顶坏的大坏蛋吧，要不为什么要打倒爸爸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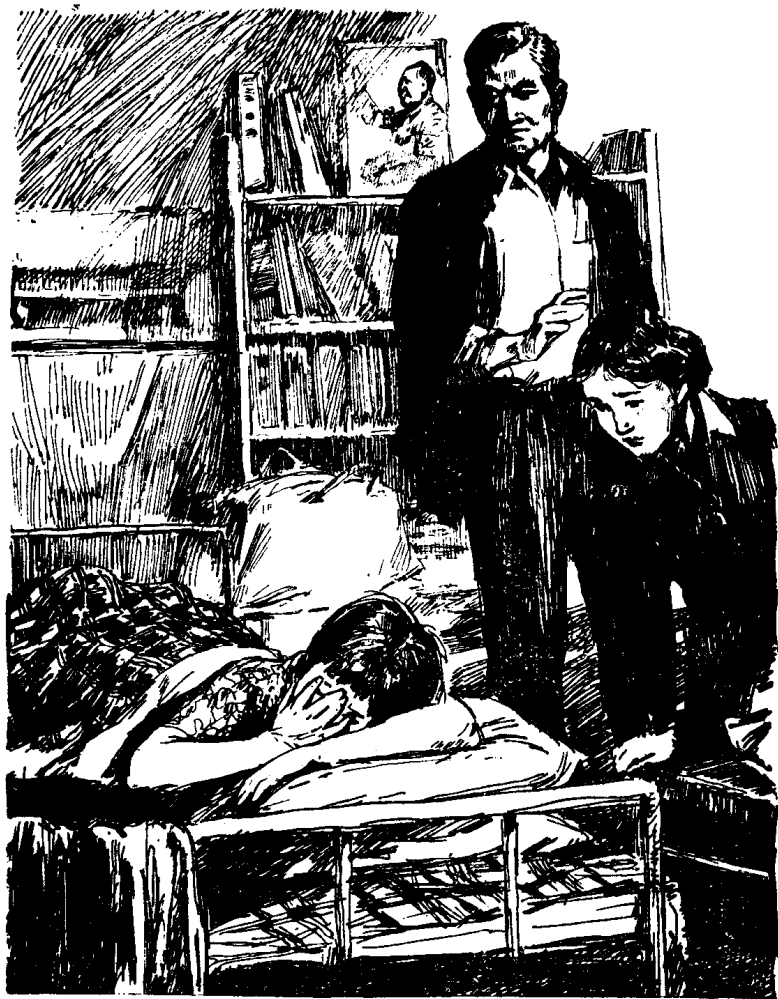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气愤地说：“他们真是太狠毒了，难道竟这样造谣诬蔑人吗？”

屋里又是一阵沉默。

爸爸又说：“铁英，应该想开些。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隔的远吗？我们坚信党，什么也不要害怕。不过，我走了以后，家里可只剩下你和孩子们啦。我的事儿不要让孩子知道，他们还小，知道了会刺伤他们的心灵。别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伤痕，要是他们问，你就说我在局里工作太忙，不能回家……”

啊，我明白了，爸爸要被关起来啦！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哭出声来。

妈妈来到床边，轻声地问：“小蕾，你还没睡？”



不知为什么，听见妈妈的问话，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爸爸走了过来。我扑到爸爸身上，拚命地哭喊着：

“爸爸，不让你去呀！我……我不让你去呀，爸爸！”

泪水从爸爸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了下来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爸爸掉泪。爸爸伸出双手，捧着我满是泪水的脸说：

“小蕾，乖孩子，别哭！爸爸会回来的。往后不要惹妈妈生气，听妈妈的话。”

“嗯。”我答应了一声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哭着哭着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

天亮了。

我没有象平常日子那样，伸出脑瓜往楼外望，也没有把两条小辫儿编利索。

爸爸从床头拿起几本农业科技资料，装进了他从来不离身的书包里。书包都洗发白了。

我想叫醒弟弟，可是爸爸不让。他把弟弟蹬开的被子往上扯了扯，又轻轻地亲了弟弟一下。

我们一起下了楼。我紧拉着爸爸的手，妈妈又紧

拉着我的手。

快到马路边儿，爸爸冷丁说：

“小蕾，给爸爸唱支歌吧，啊？”

“好。”

你们知道吗？我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小演员，就乐意唱歌。可是今儿个唱个什么呢？我嗓子眼儿好象堵了点什么。可是爸爸叫我唱，怎能不唱呢？我想了想，给爸爸唱了起来：

红领巾呀放光彩，
红旗一角贴心怀。
风里浪里往前闯，
阳光照耀长成材。
学习革命老一辈，
接过红旗朝前迈……

二 再见了，江城

爸爸就这样走了。

天天早起，我都和弟弟在窗口往外望呀望，我多么盼望爸爸背着他那黄色的旧书包，乐颠颠地回家来呀！

可是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爸爸还没回来。

这天晚上，我在床上躺着，直翻身睡不着觉。弟弟和平常日子一样，一躺下来就睡过去了。妈妈坐在书桌边儿，正在看书。这些天，妈妈没事儿就看书，好象要在书里头找到什么似的。

“妈妈，你说……”我抬起头来，想问妈妈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呀，在我脑瓜瓜里装了好些天。

“啥事儿？”妈妈问我。

“就是……你们农业局里的王叔叔咋这么多日子没来呀？”

爸爸妈妈他们农业局里的那个王叔叔，名字叫王

继程，是个科长。他呀，你们不知道，和我爸爸可要好了。差不多天天下班后，他都来我们家坐一会儿。他一来，刚坐下就喊：

“小蕾，小冬，你们俩过来。”

等我和弟弟俩到了他身边以后，他便一边逗着弟弟，一边顺兜掏出一块糖或什么好吃的东西，给我们吃。记得我刚记事儿的时候，还以为王叔叔是我爸爸的亲弟弟呢。咳，那阵儿我还不不懂，他姓王，和我爸爸不姓一个姓。眼下他好些日子不来，我还真想他呢。

妈妈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寻思了一会儿，小声说：

“小蕾，你不想爸爸吗？”

“想啊，我真想爸爸。”

“明几个，妈妈领你去看看爸爸。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我乐得真想蹦几个高。

妈妈摆了摆手说：“别吵醒了小冬。”

“怎么，不让弟弟跟着去吗？”我愣了。

妈妈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早起，我先把弟弟送到幼儿园，就跟着妈妈往市农业局走去。路过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，我真想停下来，让妈妈给我买几本书看看。可是今几个不能这

样，因为我从妈妈的脸上看出来，她心里很难过。

进了农业局大院，妈妈没有领我上楼，却领我往后院走去。墙上糊满了大字报，有的只能看见个标题，下半截就被新贴上去的盖住了。我和妈妈停了下来，想看一看大字报。

这么老多大字报是给谁贴的呢？瞧吧：《打倒叛变投敌的走资派程凯！》《程凯必须彻底交待叛变投敌罪行！》……大字报上的字，有好多好多我不认识。

妈妈拉着我快步走着，也不知转了几个胡同，我们来到了一座小矮房子跟前。

“到了。”妈妈说。

这是一座破得不象样儿的房子，门歪扭着。门口站着两个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小伙子，手里握着棒子。

“我是来看看老程的。”妈妈对他们说。

门推开了。

屋里的破炕没有炕席，爸爸坐在炕当央看书。他身上的衣裳有的地方都撕破了。见我和妈妈来了，爸爸朝我们笑了笑。我看见了，爸爸的脸上有一道道血印儿。